



S 书架

描写猥亵·猥琐

■ 伍穆

1、猥琐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是乡村干部的模样,腆着肚子,他满脸的横肉已松弛,眯缝的双眼却闪着异光。他居然伸手去拧肖青衣的脸蛋,这个动作猥琐极了。然而肖青衣一直未能收拢她的笑:干嘛呀,你讨厌。接着,这个老男人把手搭在肖青衣的背上,众人簇拥着走出茶楼。(塞壬《悲逐》)

【点评】故事写肖青衣演《断桥》取得成功,受到一批中老年男人的追捧,他们纷纷赞美和递小费,却有一个猥琐男做了一个猥琐的动作。但肖青衣还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收不拢她的笑容,给了老男人以可乘之机。

2、委琐

祝英哲是个年方20岁的小职员,中等身材,瘦骨嶙峋,圆眼睛,肉泡泡,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每天自然而然地躬着腰,一见大人物他的并不驼的背就会变得很驼与更驼。中等偏上的身体条件与下等偏下的委琐神态,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来到老板的家宅呢?(王蒙《蜘蛛》)

【点评】委琐与猥琐同义,都是贬义词。在实际中,猥琐词又重一些,多指比较变态的行为;委琐多用于外部形态的不大方。小说用外貌来刻画人物性格,对祝英哲的“背”的描写和对他的身体条件与委琐神态的对比,说明了委琐并不完全决定于外形。

3、卑琐

每次回乡下老家,爷爷看见我就悄悄凑上来,怯怯地和我搭讪,问一些城里的情况,让我说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甚至他完全不懂的事。他听得兴致勃勃,不时插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在我面前,他毫不掩饰他对这些事情的无知。他用慈爱得令人发抖的目光看着我,像看待一个极有见识极有身份的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爷爷在他一生中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不曾向任何强暴低头,在我面前却变得那么瘦小,那么卑琐。有多少次,我想大叫一声:“爷爷,你是我的孙子呀!”(赵本夫《碎瓦》)

【点评】由于环境的局限和文化的低下,“我”的爷爷对城里和外面的事情一概无知,对在城里工作的孙子近乎崇拜。重点描写祖孙二人的搭讪和对话的场面,通过对话的概括和神态的描写,表现同一个人不同环境中的性格神情的变化,近乎悲剧的色彩。

4、好色

但青玉毕竟是个血肉之躯,又生得妩媚妙可,便是四太爷这种德高望重的长者,趁着四奶奶拿起绣花绷子指点她针线活儿之时,也要盯着她粉嫩脸蛋上的一对小酒窝、红红嫩嫩的小嘴唇,以及她胸前尖尖圆圆高耸着的那对宝物,痴痴迷迷好半日。当着四奶奶转身回头,发觉了太爷的好一副尊容时,太爷赶忙双手把马褂一弹,正了正色,冲着那仍在跑出跑进的毛茸茸小犬,唤道:

“小豹子!好好听着,有事无事,都不要离开这后院花园!”(古华《贞女》)

【点评】写得最妙的是四太爷掩饰自己“色鬼”嘴脸的欲盖弥彰的表情与动作。

5、吃相难看

段总在离入口不远的地方站下来,观望着每张桌上的人等。当他看见从海碗斜上方伸出一颗秃脑袋,张开口就往嘴里稀里哗啦地拖面条,他对晓鸥笑了一下。这正是晓鸥想对他笑一下的时候,而段凯文恰好成了她的同感者:这怎么如此没有相?嘴就搁在碗沿上,面条直接从碗里往喉咙里抽,泡浑了的汤水成了一口塘,从中往外打捞一捆烂绳子也会比这图景好看……没有人出声,那个拖拉面条的秃顶改为拖拉蔬菜。粤菜可恶之处是从来不把蔬菜切断,所以让秃顶的坏吃相污染视觉也污染听觉,而这呼啦呼啦的油水加口水的声音丝毫不打扰段凯文。(严歌苓《妈阁是座城》)

【点评】吃相难看的人,古人称为饕餮之徒。不说端着碗吃饭,而说“从海碗斜上方伸出一颗秃脑袋”,不说吃面条,而说“拖面条”,这些特殊的句式和用词,都表现了人物吃相的不雅。“污染视觉也污染听觉”是吃相难看和吧唧声难听的“文词雅句”。

6、偷瞄

商场五点关门,我们刚要走,忽然又来了几个女的,岁数不小,打扮还挺妖,个个皮靴假透肉,要买丝袜,挑来挑去,赵东阳站在后面,眼睛挺不健康,想装作不在意,却又忍不住多瞄两眼。我觉得好眼,小声跟他说,想看就看呗,有啥不好意思的。赵东阳说,拉屁倒吧,太小瞧我了也。(班宇《道遥游》)

【点评】想看又装着不在意,别人点破了又理直气壮地掩饰,甚至故作不屑(言下之意是“你以为我对这些老太婆感兴趣吗”)之态。

7、魂不守舍

阎长官头一眼看见宋颖仪就开始魂不守舍。他接新娘敬上的茶,让茶水泼到了裤子和地上。新娘给他点烟,吸了一口后,因间隔的时间太长,吸第二口时烟已经熄了。(凡一平《理发师》)

【点评】通过两个细节来表现阎长官对新娘的觊觎,一是(被)敬茶,一是(被)敬烟。现场的客人未必注意到这些迹象,作家则通过这些细节来塑造人物的形象。

8、月10日,2024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情满赣鄱·向幸福出发”——江西省移风易俗集体婚礼暨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在永修县举行。

●8月10日晚,由市文明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办的“音你而来 琴缘绽放”中国传统节日·七夕音乐会在九江职业大学举行。

●8月11日,市作协党支部举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近日,武宁县秀溪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携舞蹈作品《一起到山顶》参加“我们在一起”——强基工程2024中国舞协“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汇报展演。

(余细亮 供稿)

[讲述]

二级响应

■ 李冬凤

骑着电动车,停在坝上望着湖面发呆。他看我走来,忙问:“今天水位多少?”我刚想回答,一个脸如黑炭的大个子擦肩而过,接话:“看都昌新闻,以官方公布为准。”也对,非常时期,还是严谨些好。当时,我并未在意他,而是跟大爷聊起天来。大爷家附近虽然有排涝站,但雨还在下,水像烧开的豆浆往上蹿。为此,大爷忧心忡忡。

“人在,现在。放心!”我快言快语的毛病一直改不了。高大个回过头,面无表情,扫了我一眼。

“4双套靴,4件雨衣,巡湖的铁锹木棍在铁皮棚外面。三级响应要每两个小时巡坝一次,重点部位要不间断巡查……”交班人员很认真地跟我交接。我抬头,又看到那高大个。高大个跟一个坐在床沿,本子搁膝盖上填写防汛记录的小伙子说:“发现散漫,没有集中渗漏。”他声音不大,有点惜字如金。说完,又钻进雨里。

我带着同事,跟在高大个后面,也钻进雨里。“不能挤在一堆,你,你,还有你,你们仨在最下面那个坡段。然后你们几个往上来一些,呈一字形排开,要确保无死角排查。”真正参与防汛排查,我是第一回。“下脚时,踩着软软的,还有水冒出来,就喊一下。可能会是渗透点啥!”高大个一脸严肃地指挥着排查工作。雨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我无法抬头看前方,只能埋头盯着脚尖。坝面上淌下来的水混合着草丛中咕咚咕咚吐出来的水,我辨别不了是否有渗透,莫名有种恐慌。一个来回,巡坝,我们歇着。可高大个一直走着之字形地巡查。他的细心,让我心安了。后来我才知道,大个子是县水利局派驻的水利员江冬建。

再见江冬建,是三天后。雨已经停了,江冬建满脸是汗,从外面挤进来,有点瓮声瓮气地说:“报告段指挥长,刚才巡堤过程中,在桩号0+305两级平台发现一处集中出水点,请指示!”

难忘军旅岁月

■ 洪永林

生命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后悔。这是当时参军入伍后,新兵连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是老兵们担心我们新兵训练累,经常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要不怕苦、不怕累。事实证明,进军营锻炼几年,磨砺吃苦耐劳的精神,的确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2年冬季,县里征兵的消息四处传开,龙城镇、马当镇、棉船镇、黄岭乡等各乡镇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报效祖国。我在黄岭乡武装部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后,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海军蓝。入伍前,乡里为我们即将入伍的四名新兵举行了简朴的欢送仪式。乡武装部长话不多,叮嘱说:“到部队,一定要好好干!”我所在的繁荣村还专门安排了一餐饭为我践行。那几年村里参军入伍的青年不多,能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村里也感到很光荣。20世纪90年代初,电话尚未普及,村里与乡政府联系,还是靠一部手摇的老式电话机。即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和兄弟姐妹,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那顿饭是什么滋味,我一点也没尝出来。很快,我和县里各乡镇的37名新兵一起,在彭泽老街的工农兵饭店统一集中,一路颠簸赶赴军营。

海军是技术兵种,尤其是潜艇部队和水面舰艇部队,不仅要过三个月的新兵入伍训练课,还要过为期半年的专业训练课。在浙江东海舰队某训练基地,艰苦的新兵训练一结束,我们37人就来自上海、辽宁、湖北、广东等全国各地的新兵一起,分到不同的集训队,开始了专业训练:有的学习枪炮知识,有的学服务,有的学信号专业。我被分到了水中武器专业,简称“水武”,主要学习水雷、鱼雷、深水炸弹等水中兵器知识。和我们隔壁的集训队,学的是导弹专业。专业训练开训不久,一

则笑话传遍开来,一名辽宁籍战士比较调皮,和家里通话时告知在学“导弹”,被家人在电话中狠狠骂了一通:“你够调皮捣蛋的,怎么到部队还敢继续捣蛋。”其实此“导弹”非彼“捣蛋”。一则笑话,给我们枯燥的训练生活增添了一点笑料。

几个月的专业训练结束后,我们学到了舰艇部队的不同专业的理论知识,经考核合格后全部分开了,正式奔赴东海舰队的各个部队,开始了水面舰艇的生活。“云雾满山飘,海水闹海礁,人都说咱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风大浪又高……”这首歌描写的就是我服役的东海前哨某海岛。1993年刚上海岛,我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症状,好在一周后就适应了。我们新兵刚上舰艇没多久,对舰艇生活的新鲜劲还没过,就接到了防御超强台风的命令。当天军港内警报齐鸣,军舰紧急启航,随时准备离开码头,干部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运送补给的车子来回穿梭,老兵们说:“防台风不亚于一场战斗!”

随着台风风力越来越大,海岛四周惊涛拍岸。一声命令后,舰艇迅速解开缆绳驶离军港,向着防御台风的锚地挺进。到达锚地后,军舰按指定的锚位一字排开。锚地所处海域四面环岛,风力较小,只见水面排列着一个个硕大的铁制水鼓,鼓上有大铁环。“准备系水鼓!”随着舰艇长一声命令,军舰在水鼓旁稳稳地停住,我所在的水雷班班长身上系着安全绳索,穿好救生衣,身手麻利地从艇首缓降至水鼓上。一个浪头打过来,水鼓随浪转动,他赶紧用手抓紧鼓上的铁环。随后,艇上的帆缆班班长操作锚机,将粗大的锚链放到水鼓上,将锚链和铁环紧紧固定在一起。一番紧张操作后,舰艇通过锚链和水鼓连为一体,任凭风高浪急,舰艇也不会轻易移位发



政法委书记是周溪联圩防汛指挥长。段书记说这话很干脆:“专业人做专业事,听你的意见。”

江冬建说:“围筑反滤围井,在反滤围井中用粗砂和卵石反滤,在反滤围井后开沟导流。”

段书记说:“行,一起去。”

我们赶紧拿起工具,跟在后面。坡面的牛筋草浓郁而稠密。江冬建指着我们语气急促地说:“你,顺着潮湿的地方挖,把牛筋草扒开。你,就是你,跟在他后面,往深里挖。你们四个到堤坝上搬砂石来。你呢,拿棍子往前探,寻找水流的方向……”

日头已过午,阳光热辣滚烫,灼烧着皮肤。坐惯了办公室的年轻人很快都受不了,有两个还中暑晕倒。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坝内坝外落差十米,坝体承受的压力远比我们承受的阳光更大,绝不可能因一两人中暑就停止排险。必须马上找到管涌点,进行反滤围井,沟渠导流。江冬建看到段书记。段书记毫不含糊,抡起铁锹像是要做出榜样。持续三个小时的开挖导流,管涌方才处置完成。

到了二级响应,周溪联圩防汛压力加大。坝体险情是常态,中暑晕倒也是常情,没人会惊慌失措,也没人会大惊小怪。十多公里的联圩上分布着十多个铁皮棚子,十多个铁皮棚子里驻扎着几百号人。无论晴天雨天,刮风酷暑,大家不停歇地丈量着每一寸坝体。

山河无恙,是最大的宽慰。日落了,我们有时也会搬出塑料凳子,坐在大坝上,看霞光慢慢摇来夜色;看着鹭鸟从头顶上掠过,飞向湖面,俯冲,起飞,再俯冲,叼起小鱼,迅疾远去;看着风一阵阵吹来,如七彩画笔般给白云晕上色彩。

水开始退了,但退得很慢。我已是第六轮上坝。一群汉子依然在日出日落中出没。

生意外,有一种“咬定铁鼓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感觉。

当晚,就在全体官兵忙碌一天进入梦乡后,一阵刺耳的战斗警报铃声响起,全艇紧急进入一级防台风部署。原来,台风转变了风向,正朝我们锚地附近扑来。此时,中心风力达到了12级,海面掀起狂风巨浪,舰艇也剧烈摇晃,铁锚链吃劲后绷得嘎嘎直响。根据上级命令,舰艇启动轮机顶风浪,随时做好锚链断裂等突发意外的准备。整艘舰艇灯火通明,所有战斗岗位的人员各就各位。我在班长和几名老兵的带领下,穿上救生衣,在风雨中攀着前甲板的安全绳,走上了瞭望哨岗位,随时观察舰艇周边的意外情况,防止有其他船只“溜锚”后撞向我们,还要随时注意艇首锚链是否断裂、铁水鼓是否发生位移……狂风暴雨浇在身上,全身都淋湿了,巨大的雨点拍打在脸上生痛,在风雨中我们互相喊话鼓劲,叮嘱抓牢安全绳,随时观察突发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一级防台风警报解除,我和战友们陆续回到水兵舱,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全身上下被雨水淋得透湿。老兵们常说:“防台防台,十防九不来。”过去大家防御台风,很少遇到与台风正面相遇的情况,我第一次上舰艇防台,就有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回到军港后,我把这次防御台风的前后经过写了下来,投往《人民海军报》的“水兵生活日记”栏目。一周后,我的文章竟然刊登在报纸上,令我喜出望外。我们枪炮部门的连长是浙江三门人,他后来总是创造条件鼓励我多写稿、投稿,我也在紧张繁忙的训练生活之余,猫在闷热的水兵舱室“爬格子”,成为人民海军报社的一名基层连队的通讯员,走上了新闻从业之路。遗憾的是,这篇变为铅字的处女作,跟着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后,在搬了几次家的过程中弄丢了,令我心痛不已。

屈指算来,从当兵入伍到今年已30余年,那段难忘的军旅生活经过岁月的沉淀,历久弥香,无数次让我在梦中回到火热的军营。那种军舰在惊涛骇浪中一往无前的精神总是激励我,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要始终不惧困难,勇往直前!

出发的头天晚上,所有学生都集中在教室住宿。第二天我们早早起床,背着被子和行李,步行15公里的路到军山车站赶第一班火车。

在南昌,我们参观了八一桥、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馆、万寿宫等景点,浏览了市容市貌,并在金盘路小学教室借宿。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第二天傍晚竟然走失了一名学生。我急忙组织大家分头寻找。走到八一大道时,听见前面出了车祸。当时,人们像潮水般涌过去,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天啦,出了人命如何向家长交代?我不顾一切地从人缝中钻进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成年人,心里才稍稍平静些。我把学生带到住所安顿好,一个人再出去寻找。可找到半夜,连孩子的影子都没见着。偌大一个城市,他能去哪儿呢?我垂头丧气回到金盘路小学,打算第二天继续寻找时,走失的学生突然灰溜溜地跑了回来。见到孩子,我哪忍心批评,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后怕。

1966年5月,离毕业考试只有个把月光景。为减轻学生复习备考的压力,放松放松心情,我又决定带全班同学去云居山真如寺参观。

这天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从云山北麓磨盘沟进山,沿着崎岖小路徒步攀登云居山。沿途景色清幽,流泉飞瀑,水声潺潺,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把紧张的情绪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朱家岭,我们看到一座贞节牌坊,上面镌刻着“贞寿门”三个大字。据说这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为旌表朱家村朱添婆之妻胡氏百岁寿诞而立。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攀登,我们终于到达云居山顶莲花城。这里云雾缭绕,群峰叠翠,层林尽染。一泓湖水,长平如镜,善一处福地洞天。真如寺方丈性福法师心仁厚,慈眉善目,他热情接待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参观完后,法师还让寺厨用香油煮素面让我们免费享用。

可惜我们下山不久,特殊岁月就开始了。第二年我再次上山时,大寺内已被洗劫一空。

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些往事我记忆犹新。那些令人怀念的日子,那些有趣的故事值得我用一生去珍藏。

在张公渡小学的日子

■ 肖介汉

自20岁走上三尺讲台,我扎根教育这片沃土一干就是40个春秋。40年中,我教过一人一校,教过小学、中学、师训班,尝过无数酸涩苦辣,在永修县张公渡任教时所经历的那些事尤其令我难忘。

1965年,我从县城山下渡小学调到张公渡小学。两所学校名字虽然都与渡口有关,可前者是当年县里的名校,省重点;后者却是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完小。

听村民说,张公渡是个古渡口,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进犯。1946年,联合国还在这里创办示范农场,聘请美国农业专家,配有拖拉机、抽水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为我省使用机器电垦的先河。离河岸不远原有一条老街,商业气息浓郁,可惜三年前被一场大火烧毁了。我到张公渡的时候,虬津大桥尚在建设中,这里仍是南来北往的汽车和行人的必经渡口。浅浅的修河,碧水微澜,高高的云山,青峰耸立。看到眼前绚丽的风光,我仿佛置身于桂林山水。这亦乡亦城的特点是其他乡村无可企及的。

张公渡小学规模不大,学生分布在文昌、田埠、张公渡、大屋场、藕潭等十几个自然村,与张公渡仅一河之隔的新基村当年属于云山垦殖场松山分场管辖,孩子们为就近上学之便也在这里读书。学生居住分散,上下学往返要走不少路,有的还要上山爬坡。因此,学校每天上课的时间晚,放学的时间早,星期六只上半天课。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家在附近的老师都会回家,直到星期一早上才赶回学校。我家离得远,那时交通又不方便,只有寒暑假才回去一次,我一入守一个学校便成了常态。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于是白天便经常去学生家家访。一来二去,

我成了学生家中的常客,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

我任教的六年级是张公渡小学第一届毕业班。那时候,我一心一意扑在 teaching 上,和学生也相处融洽。为了让学生爱上阅读,我将紧连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辟为图书室。没有桌子,就在泥地上打几个木桩做支撑,用竹篾编织桌面;没有图书,大家自愿捐赠,你一本我一本本地凑;班上还订了几份少儿读物,如《新少年》《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图书室就这样办起来了,虽说简陋却有模有样。同学们一有空就进去看书,渐渐养成了喜欢阅读的习惯。

学校体育器材匮乏,我向校长提议做乒乓球桌。曹明安校长是九江人,为人坦诚实在,事业心强,他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们一起去找木料,量尺寸,画图纸。没几天工夫,一张标准的乒乓球桌就做出来了。乒乓球桌涂上了深蓝色哑光漆,颇有质感。从那时起,张公渡小学便多了乒乓球活动这个项目。学生们兴致很浓,参与热情很高,乒乓球水平也提高很快。拍毕业合影时,不少同学手里还握着球拍呢。

张公渡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开门可看山,出门能见水。孩子们描绘家乡清新秀美的文章生动形象,触手可感,一旦遇到城里的话题,写出的东西则枯涩无味,毫无文采可言。十多岁的农村孩子,别说去省城,就连县城也没去过,最多只到过虬津、白槎、松山等附近几个集镇,对城里的生活没有感性认识,哪有素材可写。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他们的眼界,一次我突发奇想,说要带他们去南昌参观。我的想法刚说出口,立即得到孩子们积极响应,家长也大力支持。